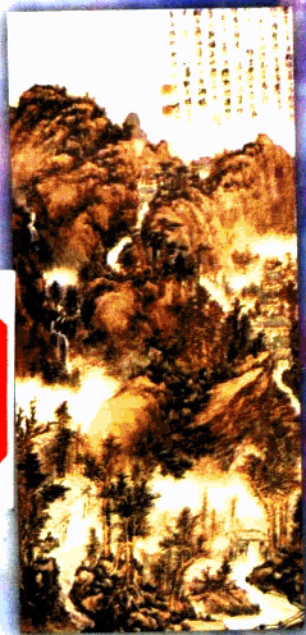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

王克俭 主编

92

冰心散文选



96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本丛书编委会

主 编:王克俭

副 主 编:邓先明

编写人员: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
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寒贺
张惠 张金方 邓先明 王克俭

策 划: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目 录

冰心小传.....	(1)
笑.....	(6)
往事 (一)	(8)
寄小读者.....	(28)
南归.....	(68)
默庐试笔.....	(97)
力构小窗随笔.....	(102)
小桔灯.....	(110)
冰心散文赏析.....	(113)

冰心小传

冰心(1900~),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她是文研会的重要成员,是“五四”时期出现的一位有才华有影响的女作家。在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冰心出身在一个开明的海军军官家庭里。幼年时期随父母在山东烟台海滨度过。“整年整月所看见的,只是青郁的山,无边的海,蓝衣的水兵,灰白的军舰。所听见的,只是山风、海涛、嘹亮的口号,清晨深夜的喇叭”。幼年的冰心就以海洋为师,以星月为友,受着海的女神的陶冶。在这孤寂平静而富有诗意的环境中,使她从小养成了独坐深思的习惯。童年时期,有文化修养的母亲教她识字,从小就广泛接触

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1914年入北京教会学校贝满女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她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学习，开始参加学生运动，被选为学生会文书。在时代激流的影响下，为了探索人生道路，暴露社会黑暗，她开始了以社会、家庭、妇女等人生问题为主题的“问题小说”的创作，如《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庄鸿的姊姊》等都属于这一类小说。著有《去国》、《超人》、《往事》等短篇小说集。

《斯人独憔悴》(1919年作)通过学生参与反帝运动所引起的父子矛盾，揭露了封建专制家长的可鄙可恶。它写的是代表封建势力的父亲化卿，禁止两个儿子颖铭、颖石参加学生运动，不仅派仆人刘贵把大少爷、二少爷从学校找了回来，而且再也不准他们继续上学了。他们的姐姐颖贞虽然同情他们兄弟，却不能违抗父亲的意志。最后，兄弟俩没有勇气冲破家庭的樊笼，在父亲的淫威下屈服了，只能把自己关在家里，苦闷流泪，心不在焉的读着唐诗：“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以此来发泄着自己的感慨！这说明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软弱和妥协的一面，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他们往往妥协投降。

《超人》(1921年作)中的主人公何彬，原是一个孤独恨世的冷心肠的青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他出于人道主义同情，资助了生病的孩子禄儿。在禄儿母爱思想的感召下，使他感悟到过去十多年来，“错认了世界是空虚的，人生是无意识的，爱和怜悯都是恶德”，认识到“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道理。作家这里宣扬了母爱和超阶级的爱。这种超阶级的人类爱当然是抗拒黑暗现实的一种错误方式，但

冰心在表现苦闷青年追求个性解放的探索中，也暴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与黑暗，这又为她在宣扬爱的哲学时带来一定的反封建意义。她的一些小说宣扬了母爱、童贞，宣扬了“世界是爱”的空想，其目的是用它来慰藉当时青年人的悲苦心灵，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加上她又善于用优美的文字来渲染浓郁的抒情气氛，这也就是冰心的“问题小说”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的原因。

1921年，冰心参加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等发起组成的文学研究会，努力实践“为人生”的文学主张。1923年赴美国留学，专门从事文学研究。她把在旅途和异邦的见闻写成散文寄回国内发表，结集为《寄小读者》，在当时影响很大。这二十九封寄小读者的信（通讯），笔触细腻，流连哀婉，娓娓动听地诉说着她所宣扬的母爱和大自然之美。她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湖光山色，她那热爱孩子的真情，那温柔亲切的笔调，多少可以抚慰着长期被封建枷锁禁锢着的幼小心灵。她描绘着异国的风光，却心系着祖国（《通讯七》）；她赞美温柔而沉静、超越而威严、神秘而宽容的大海，她赞美明月星辰、湖泊山岭及朝阳晚霞，赞美世界上最难忘的自然之美（《通讯九》）；她歌颂那“因为爱着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通讯十》）。她的散文有着自然流露的真情，文字优美，清新幽逸，意境恬淡，有如天晴月朗的夜空中一颗颗熠熠发光的星辰，有如夕阳余辉下遗留在沙滩上一颗颗五光十色的彩贝，有如醇美无比的令人回味的一杯陈酒佳酿。这些对大自然对母爱的赞美，就像诗一样能撞击人们的心扉，给人带来一种美的享受。

冰心散文的艺术成就，向来为人们所称道。郁达夫在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茅盾在《冰心论》中也认为在所有的“五四”作家当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在这一点上，我们觉得她的散文的价值比小说高。”

从1921年到1924年期间，诗坛上曾出现过一股“小诗热”。这种小诗的形式，受印度泰戈尔《飞鸟集》和日本短歌、俳句的影响而产生的。它是一种即兴式的短诗，一般以三五行为一首，表现作者刹那间的感受，往往寄寓着某种人生哲理或美的情思，引发读者的联想。由于这些小诗清新晶莹，构思巧妙，赢得了不少人的喜爱而风靡一时。冰心的小诗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冰心的小诗大多收集于《繁星》和《春水》两部诗集中，共300多首。

《繁星》写于1919年到1921年，《春水》写于1922年，均出版于1923年。作者说：“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自己的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我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

冰心歌颂母爱的博大深沉，童年爱的甜蜜珍贵，自然爱的纯洁美丽，流溢着一种女性特有的温暖细腻的柔情，确实能慰藉那时代烦闷中的青年枯涩的心。巴金在四十年代重温他初谈冰心作品时的情景，还这样激情地写道：“从她的作品那里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温暖和安慰。我们知道了爱星、爱海，而且我们从那些亲切而美丽的词句里重温了我们永久失去了的母爱”（《冰心著作集·后记》）。

小诗集《繁星》、《春水》在当时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它适应了新诗发展途中增多诗体的客观要求，移植了外来的诗歌形式的特长，又融入了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和神韵，成功地创造了自由短小的“繁星格”、“春水体”。这种小诗贵凝炼而忌曼衍，讲含蓄而重弹性，能在短小的诗行内，揽情感的珍珠，放智慧的光华，说深邃的哲理，因而引起诗坛上的风行仿效，造成了小诗流行的年代。当年写小诗的作者除冰心外，还有宗白华、徐玉诺等人。

到了30年代，冰心受着阶级斗争现实的激荡，已经开始用阶级观点来看待社会人生问题，这从她的短篇小说《分》（1931年作）已初见端倪。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冰心女士就是这样一位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进的一位有影响有才华的重要作家，她的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笑

雨声渐渐的住了，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推开窗户一看，呀！凉云散了，树叶上的残滴，映着月儿，好似萤光千点，闪闪烁烁的动着。——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

凭窗站了一会儿，微微的觉得凉意侵人。转过身来。忽然眼花缭乱，屋子里的别的东西，都隐在光云里；一片幽辉，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这白衣的安琪儿，抱着花儿，扬着翅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仿佛在哪儿看见过似的，什么时候，我曾……”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默默的想。

严闭的心幕，慢慢的拉开了，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一条很长的古道。驴脚下的泥，兀自滑滑的。田沟里的水，潺潺的流着。近村的绿树，都笼在湿烟里，弓儿似的新月，挂在树梢。一边走着，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驴儿过去了，无意中回头一看。——他抱着花儿，赤着脚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笑容又仿佛是在哪儿看见过似的！”我仍是想——默默的想。

又现出一重心幕来，也慢慢的拉开了，涌出十年前的一个印象。——茅檐下的雨水，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土阶边的水泡儿，泛来泛去的乱转。门前的麦垄和葡萄架子，都

濯得新黄嫩绿的非常鲜丽。——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连忙走下坡儿去。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站住了，回过头来。这茅屋里的老妇人——她倚着门儿，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的笑。

这同样微妙的神情，好似游丝一般，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缩在一起。

这时心下光明澄清，如登仙界，如归故乡。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

往 事（一）

——生命历史中的几页图画

在别人只是模糊记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灵脆弱者，
已经反复而深深地
镂刻在回忆的心版上了！

索性凭着深刻的印象，
将这些往事
移在白纸上罢——
再回忆时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

将我短小的生命的树，一节一节的斩断了，图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我要一片一片的拾起来看；含泪的看，微笑的看，口里吹着短歌的看。

难为他装点得一节一节，这般丰满而清丽！

我有一个朋友，常常说，“来生来生！”——但我却如此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第一个厚的图片是大海；海的西边，山的东边，我的生

命树在那里萌芽生长，吸收着山风海涛。每一根小草，每一粒沙砾，都是我最初的恋慕，最初拥护我的安琪儿。

这圆片里重叠着无数快乐的图画，愁病的图画，寂寞的图画，和泛泛无着的图画。

放下罢，不堪回忆！

第二个厚的圆片是绿阴；这一片里许多生命表现的幽花，都是这绿阴烘托出来的。有浓红的，有淡白的，有不可名色的……

晚晴的绿阴，朝雾的绿阴，繁星下指点着的绿阴，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绿阴！

感谢这曲曲屏山！它围住了我许多思想。

第三个厚的圆片，不是大海，不是绿阴，是什么？我不知道！

假如生命是无味的，我不要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

二

黑暗不是阴霾，我恨阴霾，我却爱黑暗。

在光明中，一切都显着了。黑是黑白是白的，也有了树，也有了花，也有了红墙，也有了蓝瓦；便一切巍然，便有人，有我，有世界。

颂美黑暗！讴歌黑暗！只有黑暗能将这一切都消灭调和于虚空混沌之中；没有了人，没有了我，更没有了世界！

黑暗的园里，和华同坐。看不见她，也更看不见我，我们只深深的谈着。说到同心处，竟不知是我说的，还是她说

的，人耳都是天乐一般——只在一阵风过，槐花坠落如雨的时候，我因着衣上的感觉，和感觉的界限，才觉得“我”不是“她”，才觉得黑暗中仍有“我”的存在。

华在黑暗中递过一朵茉莉，说：“你戴上罢，随着花香，你纵然起立徘徊，我也知道你在何处。”——我无言的接了过来。

华妹呵，你终究是个小孩子。槐花，茉莉，都是黑暗中最着迹的东西，在无人我的世界里，要拒绝这个！

三

“只是等着，等着，母亲还不回来呵！”

乳母在灯下睁着疲倦下垂的眼睛，说：“莹哥儿！不要尽着问我，你自己上楼去，在阑边望一望，山门内露出两盏红灯时，母亲便快来到了。”

我无疑地开了门出去，黑暗中上了楼——望着，望着，无有消息。

绕过那边阑旁，正对着深黑的大海，和闪烁的灯塔。

幼稚的心，也和成人一般，一时的光明朗澈——我深思，我数着灯光明灭的数儿，数到第十八次。我对着未曾想见的命运，自己假定的起了怀疑。

“人生！灯一般的明灭，飘浮在大海之中。”——我起了无知的长太息。

生命之灯燃着了，爱的光从山门边两盏红灯中燃着了！

四

在堂里忘了有雪，并不知有月。

匆匆的走出来，捻灭了灯，原来月光如水！

只深深的雪，微微的月呵！地下很清楚的现出扫除了的小径。我一步一步的走，走到墙边，还觉得脚下踏着雪中沙沙的枯叶。墙的黑影覆住我，我在影中抬头望月。

雪中的故宫，云中的月，甍瓦上的兽头——我回家去，在车上，我觉得这些熟见的东西，是第一次这样明澈生动的人到我的眼中，心中。

五

场厅里四隅都黑暗了，只整齐的椅子，一行行的在阴沉沉的影儿里平列着。

我坐在尽头上近门的那一边，抚着锦衣，抚着绣带和纓冠凝想——心情复杂得很。

晚霞在窗外的天边，一刹浓红，一刹深紫，回光到层顶上——

台上琴声作了，一圈的灯影里，从台侧的小门，走出十几个白衣彩饰，散着头发的安琪儿，慢慢的相随进来，无声地在台上练习着第一场里的跳舞。

我凝然的看着，潇洒极了，温柔极了，上下的轻纱的衣袖，和着纵横的琴声，合拍的和我心弦跳动，怎样的感人呵！

灯灭了，她们又都下去了，台上台下只我一人了。

原是叫我出来疏散休息着的，我却哪里能休息？我想……一会儿这场里便充满了灯彩，充满了人声和笑语，怎知道剧前只为我一人的思考室呢？

在宇宙之始，也只有一个造物者，万有都整齐平列着。他凭在高阁，看那些光明使者，歌颂——跳舞。

到了宇宙之中，人类都来了，悲剧也好，喜剧也好，伴悲谗笑的演了几场。剧完了，人散了，灯灭了，……一时沉黑，只有无穷无尽的寂寞！

一会儿要到台上，要说许多的话；憨稚的话，激昂的话，恋别的话……何尝是我要说的？但我既这样的上了台，就必须这样的说。我千辛万苦，冒进了阴惨的夜宫，经过了光明的天国，结果在剧中还是做了一场大梦。

印证到真的——比较的真的——生命道上，或者只是时间上久暂的分别罢了；但在无限之生里，真的生命的几十年，又何异于台上之一瞬？

我思路沉沉，我觉悟而又惆怅，场里更黑了。

台侧的门开了，射出一道灯光来——我也须下去了，上帝！这也是“为一大事出世”！

我走着台上几小时的生命的道路……

又乏倦的倚着台后的琴站着——幕外的人声，渐渐的远了，人们都来过了；悲剧也罢，喜剧也罢，我的事完了；从宇宙之始，到宇宙之终，也是如此，生命的道路走尽了！

看她们洗去铅华，卸去妆饰，无声的忙乱着。

满地的衣裳狼藉，金戈和珠冠杂置着。台上的仇敌，现在也拉着手说话；台上的亲爱的人，却东一个西一个的各忙

自己的事。

我只看着——终究是弱者呵！我爱这几小时如梦的生命！我抚着头发，抚着锦衣，……“生命只这般的虚幻么？”

六

涵在廊上吹箫，我也走了出去。

天上只微微的月光，我撩起垂拂的白纱帐子来，坐在廊上的床边。

我的手触了一件蠕动的东西，细看时是一条很长的蜈蚣。我连忙用手绢拂到地上去，又唤涵踩死它。

涵放了箫，只默然的看着。

我又说：“你还不踩死它！”

他抬起头来，严重而温和的目光，使我退缩。他慢慢的说：“姊姊，这也是一个生命呵！”

霎时间，使我有无穷的惭愧和悲感。

七

父亲的朋友送给我们两缸莲花，一缸是红的，一缸是白的，都摆在院子里。

八年之久，我没有在院子里看莲花了——但故乡的园院里，却有许多；不但有并蒂的，还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红莲。

九年前的一个月夜，祖父和我在园里乘凉。祖父笑着和我说，“我们园里最初开三蒂莲的时候，正好我们大家庭中添

了你们三个姊妹。大家都欢喜，说是应了花瑞。”

半夜里听见繁杂的雨声，早起是浓阴的天，我觉得有些烦闷。从窗内往外看时，那一朵白莲已经谢了，白瓣儿小船般散飘在水面。梗上只留个小小的莲蓬，和几根淡黄色的花须，那一朵红莲，昨夜还是菡萏的，今晨却开满了，亭亭地在绿叶中间立着。

仍是不适意！——徘徊了一会子，窗外雷声作了，大雨接着就来，愈下愈大。那朵红莲，被那繁密的雨点，打得左右欹斜。在无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阶去，也无法可想。

对屋里母亲唤着，我连忙走过去，坐在母亲旁边——一回头忽然看见红莲旁边的一个大荷叶，慢慢的倾侧了来，正覆盖在红莲上面……我不宁的心绪散尽了！

雨势并不减退，红莲却不摇动了。雨点不住的打着，只能在那勇敢慈怜的荷叶上面，聚了些流转无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动——

母亲呵！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的荫蔽？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八

原是儿时的海，但再来时却又不同。

倾斜的土道，缓缓的走了下去——下了几天的大雨，溪水已涨抵桥板下了。再下去，沙土软得很，拣块石头坐下，伸手轻轻的拍着海水……儿时的朋友呵，又和你相见了！